

谭谈文集

长篇小说卷

山野情



湖南文艺出版社

谭谈文集

长篇小卷

山野情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谭谈文集·长篇小说卷/谭谈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 7

ISBN 7-5404-3770-7

I. 谭... II. 谭...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8567 号

谭谈文集·长篇小说卷

山野情

谭谈 著

责任编辑:弘 征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50

字数: 3500000 印数: 1—3500

ISBN 7-5404-3770-7/I·2295

全套 12 本 定价: 369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谭谈

一九四四年生，湖南涟源人。有五百余万字、数十种著作行世。中篇小说《山道弯弯》等多种著作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曾主编毛泽东文学院、创建作家爱心书屋、主编大型丛书《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创办湖南省文艺家创作之家。先后出席中共第十三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五届、第六届侯补委员、委员、中共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现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长篇小说四卷

风雨山中路

山野情

美仙湾

桥

中、短篇小说二卷

山道弯弯

小路遥遥

散文二卷

赶考记·落选

女编辑之死

报告文学卷

大山的倾诉

序、跋文卷

人生风景

人物特写卷

今生有缘

长篇自述卷

人生路弯弯

覃谈文集

责任编辑：弘征

美术编辑：喻芳

小时候，总觉得人生的路很长很长，真希望自己快快长大。

一眨眼，便进入老年了。这时候常叹『人生苦短』，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快？

今年，我六十又二，人生已进入尾声了。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番梳理，一番总结了。我的人生是与文学结缘的。总结自己的人生，也就是总结自己的文学。于是，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几位挚友的鼎力帮助下，便有了这套『卷本的文集』。我四十多年创作的主要作品，都汇集在这里了。

我曾经说过，文学是一条河，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流来，又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流去。这条河，受惠于一代一代人，一代一代人又为这条河添进新的水珠。也许，我努力终生，也不能为这条奔腾的大河添上一滴小小的水珠。然而，我奋斗过。

谭谈

目 录

	第一章
1	少一位新郎的集体婚礼
	第二章
20	静静的矿井
	第三章
37	慌乱的女人
	第四章
47	难平的心
	第五章
60	母女仨
	第六章
73	新课题
	第七章
88	李小丁回矿

98	第八章 温柔的男性
111	第九章 出 井
123	第十章 无言的恳求
141	第十一章 我们这一代
153	第十二章 放假风波
163	第十三章 发不出的处分通报
180	第十四章 美山妹来到男儿国
195	第十五章 夜深人不静
204	第十六章 矿山北京路
219	第十七章 欢乐与烦恼
234	第十八章 泪洒奖镜
252	第十九章 难言之隐

	第二十章
266	心海波澜
	第二十一章
278	寻知音
	第二十二章
294	深山里的哭声
	第二十三章
305	山茶林间
	第二十四章
320	难堪的表彰会
	第二十五章
334	医院里
	第二十六章
346	心心相撞
	第二十七章
359	新的一页

第一章

少一位新郎的集体婚礼

—

???

一个一个的难题，争先恐后涌到了他的面前。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抬手看看手腕上的表，八点差一刻。手表上，往日那慢条斯理地移动的秒针，如今却好像田径运动场上的运动员在弹动着飞速的脚步。垂幕外、舞台下的大厅里，人声鼎沸。在这样嘈杂的场合里，那微乎其微的秒针跳动声，应该根本听不到。然而，他却觉得，那秒针跳动的声音是如此之大。就好像有人在他心里重重地敲着钟，擂着鼓，震得他整个心胸发麻。

还有一刻钟，会议就该开始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呵！这个会议，在全矿一万多名矿工的心里，将占着什么样的

位置呵！多少日子来，这个开采了八十多年的古老的煤矿里，有哪一次会议，人到得这么齐？有哪一场电影、戏剧，人来得这么踊跃？它，牵动了老人、少年、男人、女人的心呵！今天，二十名井下“采煤郎”，将挽着自己的心上人，扬眉吐气、昂首阔步走上矿工俱乐部的舞台，出席矿党委为他们隆重举行的婚礼。外面，鞭炮声响了一次又一次，接来了一对新人，又一对新人。现在，只差两对新人没有到了。这两对中，偏偏有他们这一对！矿里所有在家的领导人都来出席婚礼了。在家的领导人中，偏偏他没有到！

他，新郎中的佼佼者，矿工们的骄傲。一位全矿、全局、全省有名的劳动模范，大名钟乡，人称乡哥儿。按理，他该和他的心上人，那位美丽的列车员姑娘，率先赶来，立于新人之首。然而，偏偏……

他，这项甜蜜事业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这座万人大矿的带头人，矿党委书记康大东，应该亲自来主持这个会议，做这二十对幸福的人儿的证婚人。前天，省里的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他还挂电话回矿，说集体婚礼按时举行，他一定赶回，一定参加，一定要在年轻人的婚礼上说一说心里话。一连三个“一定”，可是，现在离会议开始的时间只差一刻钟了，却还不见他的影子……

难道，康大东昨天没有赶回？

不！康大东回来了。今天一早，他，这次红娘活动和集体婚礼的具体组织者、新上任的矿工会副主席杨涛，亲自跑到康大东家去看过。

敲过门，前来开门迎客的是位丰满、成熟的大姑娘。她是老书记康大东的女公子、《矿工报》的驻矿记者康薇薇。

“你爸呢？”

“不在屋。”

“去省里开会还没回?”

“不，回来了。”

“那……”

“格格格……看把你急的!”

笑声中，康薇薇从饭桌上抓来一张纸条子，递给杨涛。这是康大东留给薇薇的：

“薇薇：老是睡不着，到矿井里串串去。明天的早饭不一定赶回来吃了。如果杨涛来找我，你告诉他：集体婚礼按时举行，我一定赶到。”

这个老头呵，心，没一刻不贴到这座矿呵！杨涛的心里滚过一排热浪，转身走了。他，要赶早去张罗这次集体婚礼。

只差一刻就是八点钟了，他应该到了呵！然而，他却没有到。现在，到哪里去找他？全矿五个工区、五对矿井、大小二十四个采煤工作面、长短上百条巷道，还有那么多辅助单位，你知道他此刻呆在哪里？

他和他，这台戏的两个主角。两个主角缺席，这台戏还怎么唱？

杨涛的鼻尖上，不觉沁出了细微的汗珠。外面，嘈杂的轰嚷声，一阵高似一阵。他转过身去，又一次扑向电话机……

二

春天，新生命降临的季节。

冬眠的大地，在春的怀抱里复苏了。矿山四面的山头上，

落叶树萌出了新绿。常青树上，墨绿色的老叶团中，也冒出了一丛丛嫩绿的新叶。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欣赏，它总是那样浓淡相宜，搭配得体，是那样有层次，是那样爽心悦目。沿着山脚，悄悄地拂过来一阵风，那墨绿色的老叶，从嫩叶下悄然飘落，扑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映山红绽开了花蕾，把山林渲染得那般热烈。地层下，去年埋下的、那无数看不见的种子，在春的催发下，不安份了，纷纷萌芽、出土。竹鞭上的笋芽儿，也勃勃上蹿，纷纷探出头了。整个山地，被一群群新生命所拱裂、萌动了。

一九八二年的春天，就这样悄然地来到这座远近闻名的矿山，来到了矿工们的身边。

这是一个少有的晴朗的春天。天蓝云白，风清水暖。遍及矿区的小路、大路上，奔走着一对对神采飞扬的人们。他们是来矿俱乐部参加集体婚礼，来看新娘子、新郎公，来为新人们祝福的。那打趣的熙攘声，那开心的欢笑声，洒落一路。此刻，傍着大龙山流淌的龙溪河，也擦洗净了身子。河水清澈见底，水中游鱼可数。它像一条长长的录相带，把这个称雄于湘中煤矿群的金龙口矿的兴衰，把一代代矿工的欢乐和痛苦，全都真实地记录下来。眼下，龙溪河，又是那样从容不迫地、潇潇洒洒地卷动着它的录相带了。

“嘟——”“嘟——！”

突然，一辆小汽车从这条傍河公路上开过来了。路上的行人，一齐转过脸去。只见这辆北京吉普车，披红挂彩，打扮一新。车头前，挂着一个彩纸扎的、斗笠般大的花朵儿。

“喜车！喜车！”有人惊叫起来了。

“呵！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更多的人起哄。

公路两旁的行人，一下子向小汽车围拢过来。眨眼工夫，

几十上百号人，把小汽车团团围住了。小车无法前行，司机只好把车子停了下来。

“新娘子，出来！”

“新郎公，出来！”

“我们要看新娘子！”

“我们要看新娘子！”

“……”

人群里一片喊叫声。语调是那般欢愉、甜美、开心。开车的老司机，只好扭转头去，朝坐在后座的新娘、新郎望了望，含着甜笑地说：“怎么样？下车亮亮相？”

漂亮的新娘，早已满面通红了。此刻，她幸福而又羞怯地笑着，把身子往后斜靠，想躲过那些大胆的、扒到车窗边来探望她的人的目光。新郎公呢？也很着难。别看他在矿井里能冲锋陷阵，在这种场面，却不见得比新娘子的胆子大。他也把脸庞侧过去了，避开众人的目光。

老司机忍不住笑了：“怎么样？我代替你们俩，下车亮亮相？”

“新娘子，快出来！”

“新郎公，快出来，让我们看看！”

“……”

外面，爱看热闹的人们，又起劲地叫嚷开了。

前面的车门打开了，刚理过发、刚刮过脸的五十开外的老司机邓辛，一脸喜气地钻出来了，他向围聚在四周的人，拱手作了个揖，咧嘴笑了笑，说：

“请前边、后边、左边、右边的诸位，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夹杂着一声声并无恶意的叫

骂声：

“谁看你这个老屁股呀！”

“不要脸的家伙，快滚进去吧，我们要看新娘子呀！”

“呵哈，快撒泡尿照照你的脸吧！你这家伙，真是死不要脸，还想开车抢新娘呵！”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呵！”

“哈哈……”

这时，久经风雨的老司机邓辛，也被人们嘲弄得极不好意思了。他转过身去，把后边的车门打开了：

“不行呵，我代替不了，代替不了呵！还是请你们俩下车吧。”

车上的新郎新娘，一时面面相觑，红着脸蛋，低声地互相推让：

“你先下吧。”

“你先下吧。”

谁也不敢先下，车门口迟迟不见人钻出来。这时，围观的人群，又是轰然一片叫嚷声。邓司机再次催促他们：

“下来吧！怕什么？谁还能把你们吃掉？”

终于，一个身着丽装的新娘，弓身从车门口钻出来了。新娘中等身材，鹅蛋形脸庞上，波动着红红的光泽。柳叶眉下，大眼珠像两颗闪光的黑宝石。她不敢抬头看人，目光落在自己的脚尖上。

顿时，人群里欢声四起：

“哟，新娘子几多乖呵！”

“谁的福份这么高，娶了这么一个大美人！”

“哎哟，真标致！”

“美！美！美！”

“……”

这时，一架电视摄像机，正在公路边一株柳树下“口兹口兹”地卷动。什么时候，赶来采访煤矿工人集体婚礼的省电视台的记者，发现了这个热烈的场面，正躲在树下偷拍。

“看！拍电视了！拍电视了！”

人多眼睛多，记者终于被人发现了。于是，许多人的目光，暂时离开了新娘子，朝这边看过来了。

“新郎公还没有拍到！新郎公还没有拍到！”

“新郎公，快出来，到电视上亮一个相！”

任人们怎么喊叫，新郎公还是没有下来。这时，两个壮实的小伙子，挤到车门前，强行把新郎公拽下来，按着他和新娘子站在一起。新郎公高大、魁梧，一脸羞色，忸怩地站在新娘子身边。

电视摄像机又“口兹口兹”地卷动了。人群里的欢乐气氛达到了高潮……

“怎么样？这一组镜头？”

一直陪伴着电视记者采访的康薇薇，这时候忍不住问道。

“很真实，很自然，很理想，很美！”

电视记者一连用了四个“很”。看来，他对自己刚才拍的镜头，确实很满意。他武高武大，身体很结实，很有劲。只是相貌平庸，衣着更是和他的身份不相称。一身劳动布衣服，还打了补丁。如果在路上遇到他，谁能够猜想到，他是堂堂省电视台的记者呢。

康薇薇，这个康大东的女公子，几年前，她还是一个扎着羊角小辫的中学生。如今，已出落成一个成熟的大姑娘了。去年，在省城师大中文系毕业，本来分配在一家颇有名气的新闻单位工作。她却坚决要求回到生她、养她的煤矿，当那张矿务

局办的小报——《矿工报》的驻矿记者。凭心而论，她的长相，在矿上的姑娘群中，不是上品。但架在她鼻梁上的那副眼镜，却给她增添了几分庄重的美感。挂在脖子上的那架照相机，又使她发出几分高雅、神秘的色彩。加上她的学历、她从事的工作、她的家庭，很使矿上的小伙子们注目，也使一些小伙子生畏，不敢轻易接近她，更不敢生出非份之想。

这时，一饱眼福的人们，总算“高抬贵手”，请新娘新郎上车了。人群里，渐渐让出一条道来，放小车通过。老司机鸣笛致谢后，便将小车徐徐开动了。

“哟，已经七点三刻了，人大概到的差不多了，我们也到俱乐部去吧？”

康薇薇偏过头去，用征询的目光望了望电视记者。

“好！”

两人挤进人流，朝那坐落在半山腰的矿工俱乐部走去。

三

矿工俱乐部里，人愈来愈多。连楼座的走廊里，也被人挤得水泄不通了。

来得最早的，是哪一些人呢？也许，是那些相互有了初步的了解，爱情上虽然射出了希望的曙光，但还笼罩着一层薄雾、带着几分朦胧色彩的青年男女，他们想到这里来加点温，使朦胧的爱情走向成熟；也许，是那些已经有了相当温度、正在热恋中的情侣，他们想到这里来，见点世面，经点风雨，为来日自己登台扮演主角积累点经验；也许，是那些目前还毫无目标的年轻哥哥们，他们怀着对别人的几分羡慕，带着对自己的几许美丽憧憬，分享别人的幸福来了……那些结了婚、有了